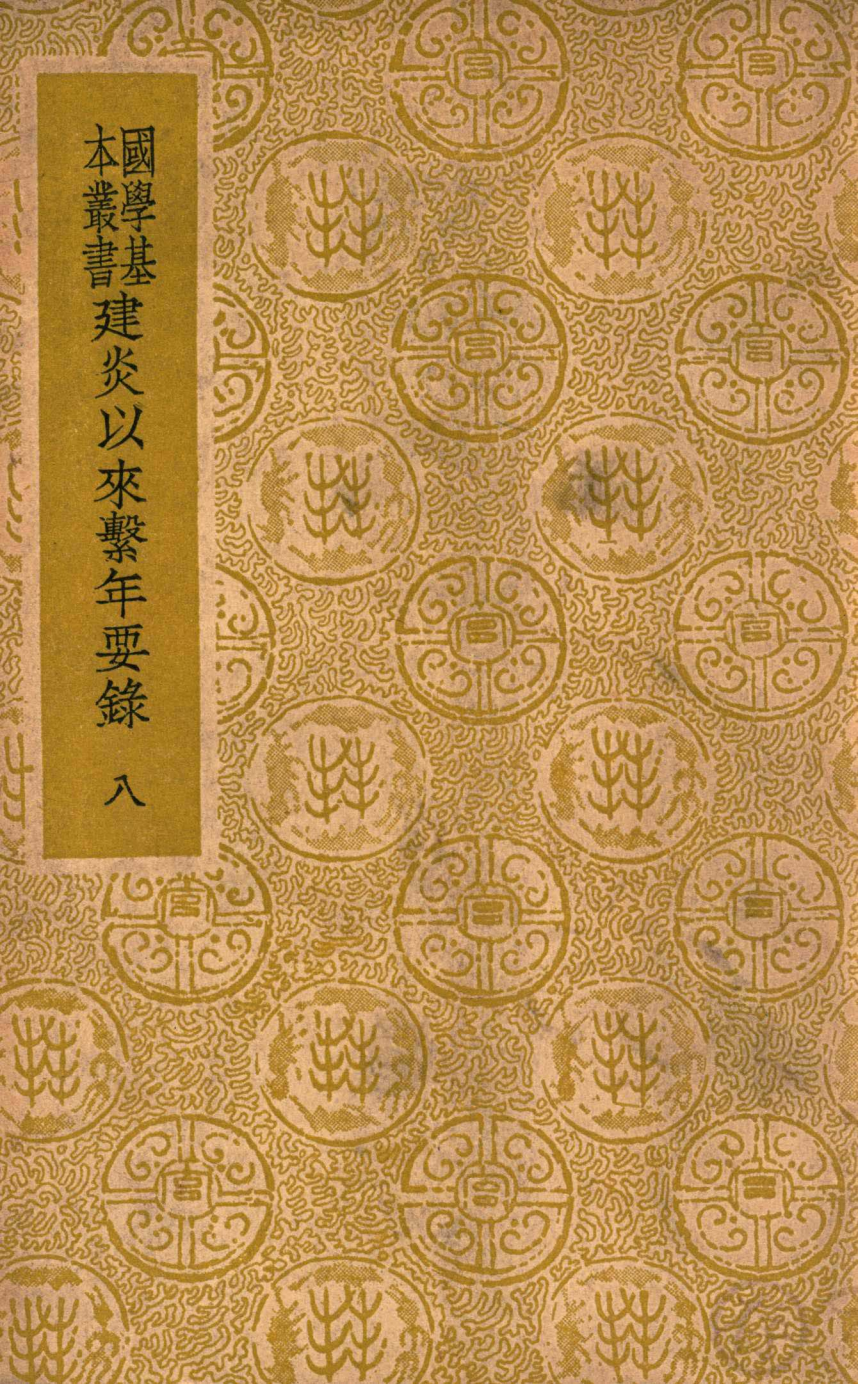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八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八)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三

【紹興八年】十有一月癸未朔。資政殿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大中旣罷。侍御史蕭振復言。陛下旣已斥逐大中。而章疏畱之三省。臣恐去位之臣。飾詞惑衆。天下之人。疑爲中傷。非所以公示好惡於天下。乞報行論列。大中章疏。自今臣僚被論。便應以所言之事議罰。不得旋請宮祠。假善去之名。以蓋愆惡。故有是命。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於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模數易。士知其不久。則肆爲同異。而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爲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攷以聖心。參以公論。儻選而得天下之才。則責之專任之久。可無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

誼此疏不得其日以疏中有參政闕員之語故且附孫近

除命之前俟攷

甲申左宣奉大夫尙書左僕射秦檜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張戒而對言。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違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去國而且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爲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

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爲朝廷計。上策莫若遜詞。卻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自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則尙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亦願陛下姑記之。戒又言。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按舍此復何詔諭之有。又曰。臣謂爲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乙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言。昔福建、四川、廣東凡八路。以其去朝廷之遠。士艱於往來。而以銓法付在漕司。自車駕南幸。而二廣、福建則舉而歸之吏部矣。惟四川漕司差注之法獨在。是以蜀之人。凡安貧守分。無知己在朝廷者。仕宦止於通判。而奔走勢要之人。今日改官。明日得倅。又明日得守。望參酌祖宗之制。凡四川守倅如何等闕。合還堂選。立爲定格。毋相侵紊。詔吏部措置。詔犯私鹽。除流配依本法外。徒以下並令衆五日。其後湖北提舉司言。本路係省茶地分。緣茶鹽事屬一體。乞犯茶人依此指揮。從之。

日麻無此。今以紹興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北提舉司所申修入。

徽猷閣待制江常以母憂免。至是卒於泉州。

丙戌。秦檜監修國史。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

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檜爲之變色。」九成從容言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旣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詔建州鄉貢進士劉勉之令中書後省，召試策一道。勉之初以張致遠、呂本中薦其學行，召赴都堂，乃有是命。勉之引疾而歸。勉之初見今年四月。

丁亥，詔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閣門事藍公佐接伴大金人使過界，俟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物以致供饋，賜予蠹耗國用，財計闕乏，贍軍不給，則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詔諸路帥司各選委強明官一員，將本路見禁一年已上公事，專一催趣結勘，仍逐旋具已勘結名件申省，以大理寺言諸路多滯獄故也。

戊子，司農少卿徐林直顯謨閣爲荊湖南路轉運副使，從所請也。殿中侍御史張戒爲司農少卿，兵部員外郎呂用中上疏辯父好問受僞命之謗，且言金人僞立邦昌，好問陰募遣使臣李進，冒重圍齎帛

書往河北求今上所在。若使事少敗露，則必闔家盡遭屠戮。與夫自經溝瀆，身享美名，子孫獲厚祿，校量利害，孰重孰輕，乞錄送史館從之。

己丑，詔張戒爲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鼎也。戒疏曰：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鼎進擬，是非臣不得而知也。今趙鼎求去，議者皆以爲未可。臣欲言，則形迹如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鼎負陛下者何事。鼎與同列忿爭者何語。鼎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鼎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問已深。鼎不自安，已非一日。假使勉強少留，終非可否相濟。聖意已決，臣不復言。但鼎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爲可慮爾。鼎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忍事如鼎者絕少。爭權者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卽與檜爭必矣。所謂秦檜先悔也。陛下卽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罷，以三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過人，雖去鼎可也。若但斥逐異己，而遷除附己者，徒爲紛紛，則與鼎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鼎何顏復見士大夫哉。此所謂陛下後悔也。臣今爲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之。鼎若有負於陛下者，面誠敕之。鼎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執遂無復敢畱行在，乃薄俗可欺，非祖宗意也。未罷相，則如五日一到朝堂之類。罷相，則置之講筵。少俟期月之間，朝政修明，邊事寧謐，然後聽其遠去，亦未爲晚。進退之間，猶爲有禮。不然，去歲召之如

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無竊議。鼎尙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爲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爲迹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臣今爲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鼎所敢與。鼎若去位。則臣事陛下無復嫌疑。迹愈安矣。在臣計。則幸鼎之去爲便。在陛下計。則衆論以爲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名薦於陛下。鼎聞之。縮頸吐舌搖手。傳以爲笑。蓋鼎畏臣如此。後旬日。乃以戒知泉州。

朱勝非秀水閣居錄云。趙鼎復相。植黨亦急。凡凶險

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成其一也。趙薦常同爲中司。同卽以鼎所喜。奏爲臺屬。戒知其決去。卽露章請留。以邀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蓋由其黨與維持之力也。紹興正論云。戒以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救胡銓等罷。論秦檜十事。他書不見。胡銓事則不在。此等正論蓋誤。

初。少師劉光世罷軍政。上命賜第一區。至是中書舍人勾龍如淵駁之。上曰。今營繕實難。

但光世罷兵柄。奉朝請。若恩禮稍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效力矣。卒賜第。

庚寅。尙書戶部員外郎霍蠡守司農少卿。樞密院編修官陳康伯爲屯田員外郎。諸王宮大學士教授趙雍充樞密院編修官。是日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金人頗有善意。朕卽位十年。以敵禍未平。兵革饋餉。重困民力。曾無惠澤。及於天下。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樞密副使王庶言。日者王倫再以和議出使。臣嘗以爲倫必不返。議決不成。今倫旣歸報。是臣愚暗不達事理。幾敗陛下之事。陛下雖以臣爲可赦。臣亦何顏以見陛下。伏望聖慈。以晉武帝并賞張華。賈充。

唐憲宗相裴度罷李逢吉得失爲鑒。許臣自免。退服田畝。不許。庶又言。自昔禦戎。雖時有不同。大略惟和與戰一言而已。今天下遭金人荼毒。虔劉者十過八九。天子駐蹕南北。屯兵阻險自固。不敢渡淮。以窺長安。其衰弱可謂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辱稱臣。遣使進幣。項背相望。或拘或囚。媢書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兵家至論。不過曰知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強。我如是之弱。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王倫之來。返謂和好已成。盡還侵地。驗於古則不合。審於今則無謂。察其情則包藏不細。觀其勢則蹤迹可見。獨陛下斷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悔禍。致使陛下篤於孝思。弗虞此姦謀也。臣試更爲陛下陳之。議和之說。正緣彼外訐內叛。上下攜貳。假我使命。以安反側。以幸寧息。遠不出一二載。近或朞月。必別生事。此固不論。且以目前所損言之。使人疲於奔命。財賦竭於資送。將士軍卒。挫其勇銳。民庶困於將迎。歲月廢於無益。事勢至此。非特敵人一旦敗盟。無以支持。又恐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災。禍可旣乎。此臣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不靖者。正謂此爾。且敵人雖無知。豈不戒吳越之事乎。寧肯付我土地。與我兵馬。以復不戴天之讎耶。臣不敢飾非以質前說。若復關陝。則臣歸骨有地。宗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省之日。豈臣所不欲哉。第萬萬無此。上誤聖明。下誤生靈。宴安酖毒。必至噬臍矣。昔楚懷王惑於張儀之口。卒爲秦所拘。使其子孫銜涕忍恥。以仇讐之國。終至覆亡。今王倫語言反覆。踪跡詭祕。終恐養成厲階。滋蔓難圖。悔何可及。願陛下深念前事。勉思今圖。不遠而復。尙可救藥。苟或不然。其患豈可深言耶。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得泗州申。詔諭使先遣到銀牌郎君。言須要接伴跪膝階墀。州縣官拜詔。若不如此。定復回。接伴不肯。本州取接官兵歸州。臣竊詳金人自要講和。本非實情。今使人方欲過界。便要接伴跪膝階墀。州縣拜詔。如此。卽是使人經過一道。郡縣聽伏命令。與臣前奏事理。頗相符合。兼旣立此題目。意在難從。收拾釁端。故要生事。敢爾恣橫。決有重兵在後。專意脅持。若到行朝。必要陛下卑屈。禮數更重。萬一俯從。外則四方解體。內則恐失人心。定須別有難從須索。如何應副。事體至大。伏望以國體爲重。深加計慮。熟賜講究。貴在詳審。免貽後患。詔端明殿學士知常州韓肖胄赴行在。將遣報聘也。

壬辰。召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赴行在。將使守河南也。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今續體探得銀牌郎君言。到臨安府日。要陛下易衣拜僞詔。及詔諭使要賓客相見。如劉豫相待禮數。及稱今來詔諭所行禮數。並是大金闕下定到。臣竊詳上件事理。使人非久到行朝。未審陛下何以應之。想已宣付大臣。預行講究。非臣所知。臣自聞此事。曉夜實不遑安。以臣愚見。萬一陛下輕賜俯從。卽是金人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拜順之義。此若果有實心。欲修和好。必須禮意相順。闊略細故。各存大體。今使人所來行徑。皆是難從之事。灼見姦謀。欲生釁端。臣雖聞欲還陛下關。陝諸路。誠見詭詐。且如實欲交割。若劫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豈可遣發。此聲一出。人心搖動。復難安固。今雖國勢稍弱。然兵民事力。尙可枝梧。況諸軍將士。訓習之久。睹此屈辱。少加激勵。豈無鬪心。若隨從稍有失當。

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深慮人心離散。士氣凋沮。日後臨敵。如何賈勇。若四方傳聞陛下以有拜順之禮。其軍民定須思鄉。自然散去。散易聚難。悔將何及。今若待其重兵逼脅。束手聽命。坐受屈辱。不若乘此事力中嚴將士。爲必戰之計。以伐其謀。免貽後患。臣邊遠庸材。荷國厚恩。無以補報。今正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臣若不克。事勢難立。至是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竊詳金人欲要陛下如劉豫相待禮數。且劉豫係金人僞立。而陛下聖子神孫。應天順人。繼登大寶。豈可相同。顯見故爲無禮。全失去就。玷辱陛下。伏望特回聖念。時上親劄付世忠。令差人防護北使往回。不肯少有疏虞。仍嚴戒將佐及所差人。不得分毫生事。

癸巳。世忠復言。傳聞金人還欲陛下陝西五路。未必實情。設若果肯交割。萬一卻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陛下如何遣發。從未如此。且先要歸朝及北來投附之人。其數已衆。散布中外。諒陛下亦難依從。大概金人姦謀。凡所施設。巧僞甘言。以相啜賺。盡欲陛下先失天下人心。繼爲大舉。臣曉夜痛心疾首。惟恐陛下輕易許從。自速後患。疏入。上優詔答之。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言。臨安古都會。引江爲河。支流於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舟楫往來。爲利甚溥。歲久堙塞。民頗病之。頃山陞對嘗冒天聽。乞因農隙。略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也。至於今未克行之。今駐蹕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船者。百倍前日所計。特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之河也。臣再行講究。更不調夫興工。乞刷郡兩浙諸州壯民及廂兵共千人。赴本府量度緊慢開濬。以工程計之。半年之外。河流無壅塞矣。從之。初。新知筠州葉擬請福建鹽半給。

小鈔與官賣兼行。庶幾謀息增羨。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言。初行鈔法時。官鹽本每斤六錢。客人鈔錢三十二錢有半。今薪米益貴。鹽本錢斤爲十有七。比舊至三倍。而建汀、南劍州、邵武軍。遣衙前運鹽貨賣。每斤百錢。自水脚糜費之餘。所贏無幾。若以其半行小鈔。則每斤又增上供九錢。通舊爲六十。如此則民間食貴鹽。而州縣失省計。不可行。至是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甲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竊詳金人本朝結怨至深。又金人事力熾盛。賊情窺伺。已踰十年。朝夕謀畫。意在吞并。今遣使講和。及傳聞許還關。陝諸路。謂是懼我兵威。謂復是曾遭毒殺。事不得已。故來講和。臣深思熟慮。但恐以交割諸路爲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或先要應北來歸朝投附女真。契丹、渤海、漢兒、簽軍等。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或假此講和割地。或以兵勢逼脅。有無厭難從須索。蠶耗國用。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弊。方爲大舉。今國家避地東南。目前軍勢。賊尙隄防。雖謀吞并。未敢輕易深入。故用此謀。詐許交還陝西。意望移兵就據。分我兵勢。其賊必別有謀畫。志在一舉。決要傾危。絕彼後患。况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根本之地。豈肯真實交割。資助我用。顯是巧僞甘言。以相誑賺。切恐使人暗贏陛下禮數。輕賜許諾。傳播四方。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事繫安危。在此一決。委非細事。望許臣輕騎星夜暫赴行朝。面稟聖訓。以盡曲折。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禮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仍令日下赴內殿奏事。起居郎兼資善堂贊讀蘇符爲中書舍人。免召試。陞翊善。將俾副王倫也。

戊戌。監察御史鄭剛中遷殿中侍御史。詔直祕閣新知筠州高公繪赴行在。將使介聘也。是日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疾在告。遂臥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符充副使。並日下出門。符稱疾不受。給事中兼侍講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從所請也。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庶之奏曰。臣竊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他腸。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用兵爲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三十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恃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主幼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爲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醜迹敗露。杌隉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怠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次也。金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非若昔日之強悍。前出後空。有覆巢之虞。率衆深入。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易可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爲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所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

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慮雖深而不明乎變。愚魯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况他人乎。兼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脚膝重腿。若猶貪冒寵榮。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道。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矜臣衰憊。保臣始終。俾解聽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便醫藥。上乃許之。左朝奉郎張廣爲祕書省著作佐郎。廣德興人。知廣德軍。以薦者得召見。論當今之法。其未便者有二。皆前日言利之臣。不究本末。急近效而昧遠圖。所得營田。贍軍酒庫是也。今營田悉藉於官。還定之。民執空契。坐視故土而不得復。戶部轉運司闕失賦稅。號爲逃闕者。不知每歲幾何。其視營田。誰得誰失。此營田之未便者也。諸州承認大軍月椿之費。常苦不繼。朝廷置贍軍酒庫。本以佐之。今但許取撥一分而已。積日既久。利源侵奪。此贍軍酒庫之未便者也。若謂未可遽罷。則莫若許歸業之民。漸認故土。而取權酷所入之贏。盡以佐諸州月椿之數。則得矣。事下戶工部。後不行。廣疏以是月甲申行下。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逢汝霖直祕閣。以宣諭官李寀言其勞績也。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爲可憂。攷之今事。爲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服。貶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爲無益之事。可不爲痛哭流涕哉。夫敵人叵測。不可保也。自用兵

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然。甚明之驗。不待攷諸古而可知。况今敵人之在京師者。方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閱戰艦。備糧糧。簡雙丁。無非爲入犯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哉。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前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議和。虛費時月。使彼策有休兵息民之意。則梓宮自當卽還。和議一言可決。何必紛紛爲他說乎。竊聞敵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瑕釁耳。非講和也。本以迎梓宮而遣使。今乃反致釁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爲心。以楚爲戒。無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皆大。內外臣寮章疏劄子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酬之間。不至失誤。庶無後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尙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白上。下此詔焉。

胡銓封事稱奏檜建白令侍從臺諫參議可否恐卽此詔

寶文閣直學士知台州梁汝嘉試尙書戶部侍郎 中書

舍人樓炤試給事中 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焞固辭不拜 宗正少卿張

詢爲太常少卿

日歷無此本寺題名在十一月故因尹焞改除遂書之當求本日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

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符合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

上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尙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兵民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心。所宜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疏虞。世忠旣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尙書張燾言。竊惟敵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來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信然。而羣臣未敢以爲信然。國人未敢以爲信然。竊攷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兵甲之盛也。非憚我土地形勢之強也。而遽有此議。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豫。人心遂疑。懼我乘間恢復土地也。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旣與我爲深讎。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上下厭兵。爲日久矣。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敵帥屢死。新帥之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使敵計果出於此。可謂善自謀矣。陛下所以必信無疑。遂欲屈而聽之也。然茲事體大。振古所無。豈敵能爲。實關天意。臣請一爲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請攷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卻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鄭瓊雖叛。乃爲僞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望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

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爲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爲聽之。而無必信可也。彼使旣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有願和之意。如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其衷。使之悔罪。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而在我者。將以已行之禮待之。則事亦何患乎不成。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堅我復讎之志乎。便當責以大義。杜絕其來。修政事。謹邊防。厲將士。俟天命起而應之。此臣區區之愚見也。其他利害。羣臣類能言之。臣不復陳。伏願陛下斷自淵衷。毋取必於敵。而取必於天而已。若乃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夷狄。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盡忠。然朕必不至爲敵人所給。方且熟議。必非詐僞。然後可從。如其不然。當再遣使審問虛實。而拘留其使人。燾頓首謝。吏部侍郎晏敦復言。自古夷狄爲中國患。世皆有之。然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夷狄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然未有非中國強盛。力足以制之。而自肯與中國和好者也。大金兩次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也。且幣重而言甘。烏知非誘我也。此不可不疑也。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埽。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不得休息。意欲屈己就和。此誠聖人之用心也。然所謂屈己者。當思有益於事。則小屈可爲也。儻於大事。非徒無益。又且因而別致禍患。則可不深思熟慮之乎。一事旣屈。則又以他事來屈我矣。小事旣屈。則必有大

事來屈我矣。且以前可見者言之。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陛下分庭而抗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彼上下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詔令。授陛下。一兩鎮節鉞。封陛下。一王號。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用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略舉此數事。則過此以往。可推而知之。儻謂今日許和。出彼誠意。或別有道理。今日小屈之後。更無他事可慮。則臣所不能知。萬一有如臣所言。則自今以往。一事有不順從者。彼便可以違命之罪加我矣。尙何梓宮可保。必得乎。皇族可保。還乎。地界可保。必守乎。如此則休息之期。當益遠矣。且我之所急者。梓宮也。宗族也。而敵獨先以地界來議。則事之可疑者亦多矣。何則。以河爲界。敵亦謂我未必能守。一也。使我舍江淮之險。而趨平地。二也。西北之人。懷土者。皆使散走。三也。如此。梓宮宗族。牽制我矣。小有違異。卽釁端也。審如是。則社稷之存亡。在敵掌握爾。陛下必欲屈己就和。願陛下周思而熟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已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陳之禍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臣又竊料。專以和議爲是者。必謂和議旣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臣竊謂和議與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旣成之後。敵之詔令。必有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敵以逆命來。則兵可不用乎。然則屈己之事。誠不可不審而後行也。使敵知我不憚用兵。則和或有可議之理。然則屈己之事。似未輕易許也。願陛下加聖心焉。權吏部侍郎魏矸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己者何事。聞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僞齊。使之屈膝受命。北